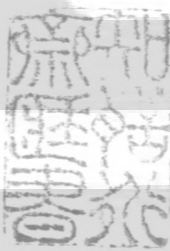


圭塘小藁卷之續集

中順大夫知江西南康府事五世孫顯續編



墓志

先太夫人歸祔志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德祖諱木刺監衛輝路考諱  
榮承事郎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  
過其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饒田畜而我  
素貧安若習焉事姑宋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  
間言先公為小官間關世途實多內助同官家芬華

相矜獨罄簪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苟成當富彼  
百倍人但勵志安貧瀆貨其效應後自見也先公好  
客究力營給有佳飲食必蓄以待平生不私一錢聞  
親識有私藏者謂子女曰財出夫子私將焉用此態  
世多我不能為汝曹當戒也子女雖愛教不姑息故  
女克敬戒子不至辱其先者慈訓有素焉長子有恒  
治生於外太夫人總於內先公居家手不釋書迄終  
身無纖累一妹適集賢直學士狄文忠南北間關語  
及輒流涕因為有恒娶其女尤好施予遠近姻族或

養於家或資以生里巷病窶猶拯焚溺故舊有喪飲  
食為廢後有聞率不敢告見人憂患汲汲督諸子營  
救減獲小過必拚衣履瑣屑每躬為之諸子止之曰  
彼亦人也吾以此消日爾其仁厚慈恕蓋出誠性至  
於女工精敏又諸族所希見有壬為兩臺御史封恭  
人湯陰縣君左司員外郎進高陽郡君兩

高陽郡太夫人至順二年五月廿六日棄代于揚  
壽六十有七嗚呼天乎乃至是乎有壬始官南北  
雖不在側而改官加封報不間歲尊慈殊慰以為酬

昔言矣承乏詹事中議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又移  
左司皆在側也侍先公終正寢襄事居鄂服除有恒  
忽去世季有孚入會試而有壬迫赴淮漕叔有儀棄  
經筵檢討獨任家事尊意懸百口累不肯出有孚登  
第歸居家待次乃甚喜有出意即迎至揚有儀從焉  
有壬召叅議中書省事具舟將北太夫人鍾愛幼女  
擇歸有日臧獲病者十人乃語有壬曰汝妹事吾寤  
寐在念北則迂矣且病者留之誰托挈之舟隘暑蒸  
此幸屋大宜夏有儀又善事我汝當扈從上京京師

屋艱得汝先往求之別不兩月妹事畢病者復計我  
至京扈從適歸事當兩濟况使來三月不亟行恐叵  
測時往還諸公亦旦夕從使者眊眊相勉謂堂上起  
居康勝處事明當而有壬冒榮不孝遂輕信焉去才  
四十五日而訃音達上京矣嗚呼天乎果至是乎昔  
南臺同官言親年逾七十無兼丁溺官榮違奉養者  
可禁指其鄰有仕江西父病念其子而殞者有壬時  
同署焉孰謂一旦身當之邪呼天不聞呼地不知知  
是而懲而卒罹之豈非冒榮之過邁此大罰乎棺槨

衣衾雖有儀能盡美而有壬為子病不得嘗藥終不得視舉尚名為人邪古人謂勿之有悔如有壬之悔非死不能已也有壬及事祖妣夫人獲奉考終從廿年父兄繼失荼毒雖極而夙夜堂上身心有屬今仰而望之無一人在上矣追念配德實四十五年生五子二女有恒大理軍民總管府知事繩、天長女適編脩官趙彞將同入京先廿五日卒病其基此乎幼安貞將歸人者後廿四日卒天禍我家何其酷也孫男二寶山燕山女四明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公之墓初太夫人妣武氏若外祖考諱清外祖妣石氏皆老吾家萬寧公無子沒海南求其柩歸俱塋江夏治命當反鄉里謹奉而哀事焉敢述先德且聲不孝之罪傳為子孫戒焉嗚呼痛哉天地有窮而此懷無窮也

亡兄大理知事公志

公諱有恒字可久彰德湯陰人曾祖諱信祖諱毅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祖妣宋氏高陽郡夫人考諱熙載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

勾承發架閣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高陽郡侯妣高氏封高陽郡太夫人先公為貧仕祿  
入甚微廉淡樂道不知治生公幼從至鄂種學緝文  
通蒙古書未冠即奮勵任家事稱貸廢居備水陸艱  
苦當途薦茂材除大寧路學正擢大理路軍民總管  
府知事驛符偕勅至公謂遠出不能為榮不若治生  
以為養也由是不復留意於聲名矣先公之喪哀毀  
踰禮去大祥二日卒于鄂天曆己巳二月二日也疾  
革曰我才四十五數何短邪事母再一二十年不為

多也今不得事母矣嗚呼痛哉先公年甫強仕即得  
公力遂斷家事每當赴調公輒代行山川崎嶇旅食  
蕭索不知也佐湖廣省理幕再至鄂公習風土便薪  
米因葺居焉有壬應舉歷官奔走無寧歲仰事之重  
非公不能出也先塋衰事侍太夫人居鄂困庾之積  
鮮菜之微莫不有備己巳庚午之荒一門老幼賴以  
無餒公氣和而中剛斟酌世故曲折詳盡儉於自奉  
而豐於親朋早夜克勤內外秩秩娶李氏先卒一女  
小茶靜慧絕異繼狄氏集賢直學士文忠女無子先

公嘗令養弟有儀子寶山公既卒太夫人遂命後之  
初有壬登第季有孚方學公曰汝能繼兄當作雙桂  
堂有孚果登至順庚午上第有壬為兩淮轉運使遂  
叅議中書省事加恩二代皆公之願惜不及見也我  
彰德公自穎來相積善未享先公太夫人承以碩德  
乃五子二女公其長也在親左右之日校有壬為多  
古人生願為兄之意盖有契焉願奔走四方廢溫清  
定省萬鍾千駟果何有哉公之遂此天厚之也然以  
孝友天至而不終子職使太夫人高年反服又若天  
之甚薄者天可問乎使公壽考則一門老幼可坐而  
無慮吾兄弟放浪四方可無內顧之憂而公之所以  
成就者可勝言哉公為子而能子齊家而家齊視食  
焉忘人之事者有間矣人之生世不獨官可行志也  
天降酷罰太夫人奄逝以至順三年五月十六日祔  
安陽武官原先塋公從焉懼其善之泯也恐痛輟泣  
而志之盖至哀不復文也

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

亡妻趙氏諱定永平樂亭人其先在金累世擢科號

進士趙家曰克者登大定廿五年第終盧龍縣尹子  
震至寧間及第蔚州軍判軍判之孫兼善個儻不羈  
日本之役諸兄為省僚慨然從行大風舟敗冒白刃  
抹兄出掾憲司行省與長官齟齬輒棄去為景州教  
授而卒嘗曰吾力學為校職使人稱先生是不墜先  
業志願畢矣介直嗜酒嫉佞若仇故所遇不合娶戴  
氏生夫人端靜柔懿舉族異之嘗有象過門鄉鄰空  
屋蔽垣諸女郎僵走邀看夫人才十三竟不一出時  
大家以詩禮名者聞之為其子求昏先生曰吾與世  
偃蹇栖栖獨三女而此女最賢且術者言當郡國封  
若世雖大若子未可知也其家恚而謝之有壬未昏  
走四方辟山北憲使庸齋劉公有人倫鑑與先生厚  
一日招飲賀曰府尊屢書為君擇昏君之昏未易擇  
也今真得矣毋慊不告此寔府尊意不可失而此昏  
尤不可失也先生亦欣然曰吾得壻矣况庸齋媒世  
無有也好言遂合皇慶癸丑五月乃歸於我每以未  
見舅姑為恨南臺覲省有日而督召復北夫人至垂  
泣真意有不可揜者先公太夫人入京始得行婦禮



女工復盡巧緻太夫人稱善事焉平居服澣補弊一  
縑不自用時有賜給悉留以獻先公之喪夫人力疾  
蒞事送厝所十里不車幾斃焉歲時祭祀寢食必寢  
主饋未嘗以涓粒私其子視予妹如兄弟匱珥有需  
傾委不靳與娣姒居無間言入吾耳始封恭人當進  
縣君皆以讓吾祖妣宋夫人夫人素多疾天曆二年  
九月十七日卒於鄂年三十有四太夫人如失愛女  
有壬為服齊衰期焉初先公既棄諸孤幼妹未有家  
夫人誓言當盡簪珥奉之以養姑志以恤其無父勿

使人謂兄不如父也嗚呼斯言丁寧猶在吾耳也夫  
人孝慈敬勤宜享福祉而壽乃止此邪歸凡十七年  
未嘗遠相離惟應舉來江南涉十月為最久相從歷  
九官山川跋涉貧乏辛苦每同焉官任雖劇俸薄食  
衆夫人衣飾每不給未嘗少動於心予為轉運使祿  
入稍優而夫人不及見矣夫人生失五子一女卒後  
又失一子予年將半百憂患纏繞夫人有以知我之  
心為何如哉一子燕山能讀書矣女順茶姆謹視之  
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己子夫人可無憾矣至順二年

六月追封高陽郡夫人明年月日塋安陽武官原從先塋禮也為之志曰

惟性于貞胡嗇以齡子惟孝于姑乃貽以荼兮其儀可母子弗覩子拮据成室不同適子佳城埋玉夢則髣髴兮目存耳言終不可諼兮

亡妹趙宜人志

恭定丁卯二月先公尚書府君諱熙載捐館京師既祔先塋太夫人高氏視諸孤居鄂是歲十二月妹宜人諱翼貞從其良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趙彛自洪

州來弔彛官京師宜人疾作不能亟歸有壬為轉運使揚州太夫人薦於愛母子不能離且以有壬室未有繼年高目力不洞妍媸宜人亦謂我溷凡久願擇嫂以報至順辛未遂俱至揚俄得卜趙門趙居金陵侍太夫人得畢其願焉未幾遘疾五月一日卒於揚州年三十有六有壬暨弟有儀輟哀治事棺槨之美衣衾之備傾城府官吏士民哀送儀衛之盛太夫人見之割不可忍之愛而亦為之稍釋焉惟許氏為穎著姓大父彰德府君諱毅始徙湯陰淳德起家先公

太夫人在撫州更疾獨宜人與弟有孚侍勞苦備至  
迄平復始解帶既歸趙太夫人如失左右手事姑安  
陽郡太君得懽心其客我也念違養不釋口質簪珥  
為質以寄寒暑履物不絕待介婦有禮視前室子詵  
詵自幼及冠人不知為異出趙族大口眾老咸獲尤  
難御稱無異辭先公以宜人質美輯女教書授之宜  
人為婦為妻為母舉無悖也彛官七品得封宜人今  
名曰起官曰大宜人宜均其榮而一旦先逝天之恣  
乃若是邪一子繇、寶生我家得竒疾太夫人屏絕

家事盡瘁保育幸愈而健有壬罪大惡稔太夫人暨  
幼妹相繼傾逝逾月彛至哭曰相我者世不復可得  
矣太夫人常子我我制雖總也同舟至九江以神主  
暨二子去嗚呼痛哉命果至是邪抑醫藥之誤邪將  
金陵之行觸新暑疲起居以致疾邪兄不能盡友愛  
而乃以私禍吾妹邪窮天地亘古今之恨萃于一身  
矣明年 月 日塋安陽原從其先塋彛請志之  
嗚呼予尚恣志予妹也夫沈痛隕絕書其槩而刻之

擬毀壁

女弟諱安貞生戊申十二月廿九日幼多疾太夫人  
高氏疲心殫力調護有成為人寡言笑坐終日不見  
喜愠食飲美惡早晏自幼不經口先尚書公訓以女  
教警悟強記遂通其說又能楷書組繡裳衣各致其  
美見諸嫂理家即善握筭父兄祿入悉付之出內無  
毫髮失慈訓日益性習俱至故女德近備焉生最晚  
太夫人尤篤愛至順辛未春在揚州卜擇始諧柔日  
將屆而趙氏姊卒大夫人復遽見棄妹素孝敬值此  
荐凶哭出輒殞時又大疫遂成疾十日而卒六月二

十日也明年五月十六日塋安陽武官原先塋昔黃  
太史為女弟賦毀壁因抒其意以極吾哀以志其墓  
焉

玉在石子多瑕得維瑜子成復嘉可聘享子禮天弗  
一試子胡毀旃濟濟美子世艱女懿子亦然撫育兮  
既怪姆傳子既賢歸之易兮才違擇之過兮後時嗟  
嗟父母子終始難之厥施不爽兮誰復敗而孝敬有  
素子毋姊長辭時雖不疲兮亦將自摧侍媵在室兮  
奩儀夙備留之益傷子棄復無地江之水兮東流淮

之山兮幽々旅鴈嗷々兮窮猿啾啾汝來何愉兮汝  
去何尤洹之水兮先塋相之土兮先里汝寔有位兮  
父母孔邇不婦於人兮終女於家是亦汝志予我徒  
爾嗟瓊芝月露兮與汝俱潔汝凡泪盡予哭汝以血

圭塘

歌行

瑞蓮歌并序

圭塘落成之明年歲次己丑七月既望吾兄中丞公  
與客小集塘西南雙洲前產瑞蓮駢花亭亭異蒂同

跗殆陰陽和氣鍾為楨祥天以慰老臣錫眉壽而昌  
子孫也惟公高科起家致位丞弼贊化機培善類三  
十年矣謝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林塘栽植竭力  
資之蓋欲靜觀四時生意之妙與造物者遊而積善  
餘慶吉事有祥嘉瑞之見理亦宜哉有司欲以  
上  
聞公退然不居而好事者繪為圖矣有孚退而閱史  
唐開元至宋紹興四百年間僅十七八見表箋歌頌  
逢涌沓作雖不奏祥瑞乃公素心然游泳至和詠歌  
太平不可無也乃為之歌曰

圭塘活水分清洹主人嗜好同先賢蓮根培植未踰  
歲孰謂一旦生嘉蓮初疑霞臉影附鑑又似絳幘了  
分鬢幻成綵鳳翼自比琢開香玉環仍連李唐以來  
具圖表趙宋奏賀尤駢聞我元聖德極涵育瑞應  
只許書有年嘗思至正辛巳夏吾兄實握綱轄權廣  
寒殿下太液池亭々並蒞薰風前守臣有請願馳獻  
獨以義折煩便々歸來對此蹄泔水肯將異卉誇里  
廛吾鄉自昔號多士諸君巨筆如脩椽僉言此是閭  
里榮歌詩候與圖俱傳身間意適物乃寓園林何必  
皆平泉天公端為表餘慶々緒日與絲絲々蓮房有  
子風味好不待食藕沉痾痊願言七澤均此瑞主人  
福壽方如川

洹濱

其二

相攸西郭濱吾洹老病宜退非遺賢平生竊慕君子  
德池上種竹池中蓮蓮兮胡獨出奇異聯房藥簇金  
絲鬢二妃同體面目異七澤移種根株連書祥史籍  
見歷歷走觀士女來聞聞人言培植久方盛一泓疏

連未及年自知不作駭俗事茲焉誰握生發權形容  
敢勝周子說胚暉又在太極前亭之照影欲輕舉凌  
波微步俱清便倦游夢不到玉井歸來老屋安一廛  
小池偶爾薙蕪葦池上弊亭才數椽酒從鄰貫已多  
債詩取意適誰令傳天公特與慰岑寂嘉瑞湧出如  
源泉卯君有倡阿買和僮歌况復清且緜欲為表頌  
僭歸美柰此嫩痼誰能痊予心真樂更多有傍花隨  
柳在前川

圭塘次韻

其三

太行山下溪名洹，溪主人今得賢石渠分溜入方  
沿種出萬柄紅白蓮就中一茄發挺特艷粧雙出雲  
髻鬢有如二女降為泂翠裙紅袖相牽連歧分駭目  
未信宿里傳耳何喧闐波神有為獻嘉瑞要並太  
史書豐年主人謙德不敢有福善自是天行權亭之  
植立萬花表可人適在亭之前日酣欲語嬌轉姹風  
動似舞尤輕便一時圖寫溢紈素十日車馬空市廛  
昔聞棠蔭曾表異乃因土階興采椽景星鳳鳥豈常

有考信前史真宜傳醴湖蕪塞不復見而今乃濯圭  
塘泉楨祥奕葉定不斷藕絲萬縷相纏繇幽人到此  
自怡恍膏肓泉石尤難痊要須紀錄入郡乘千年增  
重吾山川

楨百拜上

圭塘十二詠

景延堂

我兄壯歲辭寵榮投閒願與叔堅友異世懷抱若合  
符既窮經奧蒙發部勲業寧庸校短長肝膽相照無

前後堂前種竹堂後桑桃李蹊中間官柳太行千仞  
列崇臺洹水一枝來小淒烟霞從此聚軒扉松柏自  
然生部婁雲霓功歛且歸休天教景物娛耆耆魚躍  
鳶飛觀化機高下洪纖俱不偶尋春信步過西蹊小  
憇徐々開北牖無人鼓柁自犁舟有客問奇從載酒  
神仙何用叩荒唐天地應須究高厚四時佳興惜親  
朋一飽安能忘眈眈醉吟自是慕香山人亦有言似  
迂叟我兄不答但掀髯風月無邊共長久

冷然臺



有客有客衣褊褰遊不乘輿坐不船屏翳為駕霆為  
鞭翼二除道飛廉先廣漠之外無物前飄飄歷覽俯  
大千何物九點齊州烟蓬萊塊塊呼群仙天根月窟  
互回旋孰其主之孰其傳漆園持論玄復玄機鋒一  
發驚四筵扶搖九萬逞息肩夫何旬五遄言還我方  
簣土臺冷然斥鷃乃與鷗鵬聯有時大醉登其巔羲  
和叱馭仍留連從容席地更幕天御氣無待知何年  
我臺回首真蹄筌

嘉蓮亭

池亭茲落成問客何以為亭名嘉蓮適產池亭下客  
笑請以名池亭軒窓面之納新旭並帶作花映波綠  
允懷春陵翁肯襟澹水玉從知嗜好有人同因其淨  
植淤泥不能辱澹然君子心可與共獨駢頭妖嬈  
麗穠粧二喬亭午睡初足名亭取義殊聊以自娛目

安石院

景延堂東閑隙地方平幽潔墻四周等閑草木盡屏  
索駝獻精藝髡削如條槎根舒深布土瀋溢徒封泥  
滋榮藉圭塘分流始洹溪春風候潛達枯枿呈端倪

風日激怒長及辰花已齊緬懷謫仙人美酒日幾榼  
不比黃娘家江畔勞攀躋靜觀悟物理乘興壺亦提  
永言念疇昔栽培數難稽榮枯固有時零落何栖栖  
豈知來山中相從養交梨使我顏色好用詫舉案妻  
桃李雖不言吾蹊勝沙隄夢斷玉珂月鞋襪扶青藜

雙洲

吾聞東海之上有十洲群仙出入洲上頭瑤花琪樹  
聚麟鳳不與塵世同春秋吾池不啻泠蹄水孰謂蓬  
瀛叟相擬獨憐亦復梢雙洲雲霞紫岌烟波裏飛橋

子午凌空虛朱闌綠柳陰扶踈亭臺倒影山色好四  
顧彌望皆芙蓉渠清風為賓月為友但恨不將池變酒  
恍如乘槎泛天河又疑身在無何有從知雲海空復  
空仙凡一笑將無同浪遊不必訪弱水人間亦有蓬  
萊宮吾儕小人可惜無仙骨由來二洲不是池中物

孤嶼

生平樂山性不為仕止移更愛山在水從人笑吾癡  
簣土仍累石鑿泉或開池竭來桑梓間擇勝林塘宜  
一沿五畝闊孤嶼方丈危圓嶠宛成島神山俄就規

舩船時獨泛絃管環相隨  
 突兀螺髻髮燦爛盤玻璃  
 天心秋月朗水面春風吹  
 蓮開水香旦鶴唳霜晴時  
 撫景恨遲暮觀物知盛衰  
 永作窮日樂孰識徂年悲  
 憶昔洞庭望順流彭蠡湄  
 快哉金焦遊容與蓬瀛期  
 念彼波浪惡理此舟楫歌  
 豈如還鄉榮聊復觀兒娛  
 求仙付公等濟險真吾師  
 幽棲謝羈絆淹留惜盈虧  
 鷗鵬自高舉燕雀安能知  
 勿謂池嶼小芥子藏須彌

柳巷

種柳閨塘路行、便向榮  
 雨晴羞眼澁烟暖細眉橫

色比金猶嫩枝看翠易盈  
 林疎無繫馬葉接有啼鶯  
 線亂柔條裊羶鋪落絮平  
 尋詩常獨往送客或同行  
 歸院塵難到還家月每明  
 止通陶令宅不接亞夫營  
 京兆時非昔平康夢自驚  
 陽關休疊曲司馬易傷情  
 但恐春回馭仍將酒解醒  
 託根因勝境由徑得嘉名  
 莫訝公休吏詩成句未精

菊壇

平生惜花心秋香菊偏好  
 西風催作花晚節霜可傲  
 綠葉茂長身青幢擎大纛  
 區、盆檻間何足相慰勞

簣土築高壇三級磚以燎維黃鎮中央紅紫間白縞  
錦繡燦天成栽培盡人巧處士晉風流將軍漢票  
茲焉遂盍簪宛若相聘覲譬彼野遺賢登崇至廊廟  
期以治而安希爾壽而耄佇令隱逸歌俱是昇平調  
抱甕學圃人奮礪堅厥操朋游詫竒觀風露難徑造  
就之酌美酒杯行再申約號令素嚴明違者大白醜  
孰敢掇其英陋彼東軒嘯肅々景高寒顛々肯傾倒  
儼如虎帳中何緣落烏帽

藥畦

皇元四海同壽域蹇予生年值大德養生治病更茫  
然弗曉良醫解醫國竭來鄉里營園池園平如砥池  
如圭栽花種竹植桃李餘地畝許界為畦于時風日  
正清美歲事豐穰足生理林慮山人偶相謔此土此  
畦宜種藥便令健僕入西山計品尋苗恣移掇黃精  
地黃遠志同歸木蒼白芍藥紅參苓芝芎及杞菊赧  
肩披霧毋損叢區分類別密培本開渠引水恒憧憧  
東君忽爾傳春信生意津々看滿徑 有效未能  
施地下名公誰與問但存方寸濟生心更別君臣明

至論

蔬圃

有池可汲園可劖拂袖歸來心願足自甘學圃為小  
 人愛此菜茹兼首菹元脩兩後脆且腴諸葛敷榮  
 濃綠蘿蔔生兒芥有孫芋魁出水頻澆沃罷鋤時或  
 釣池魚隱几何曾夢蕉鹿既無抱甕老翁勞亦免趨  
 炎脅肩辱吾嘗寓甲第紛紛厭梁肉吾今且烹葵食  
 鬱雜楚藪彼紫駝峯出翠釜爭如菘韭侑炊粟五侯  
 之鯖世所貴五辛之盤吾亦欲庸人皆被富貴熏或

羨吾饗是清福但令此色毋駐顏雋味齧根充我腹  
 三年不窺慚仲舒吾儕何可輕樊須九月築場十月  
 滌連年藉此輸官租

洹濱

祭文

至正七年丁亥月日孝玄孫具官有壬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高祖妣某頃以游辭戚我家廟公道既復  
 庶事皆明承賜上尊徵赴闕下受翰林承旨知經  
 筵事聖恩如天豈愚昧自克有為實我高曾遺澤

之所致也尚祈默佑以永後承謹以首月之俸為  
潔牲柔毛梁盛醴齊之用某守職所縻令弟有儀  
攝行祀事尚饗

顯曾祖考 曾祖妣同上

顯祖考 祖妣某窈聞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惟我  
先公恪遵子職能推先德以訓諸孫使積善之報  
著于一家可謂顯揚矣而諸孫無似用招外侮先  
公之孝於親薦于行諸孫實累之潛伏三年  
重怨艾茲承默佑公論大明凡昔游辭盡蒙湔濯

而孫某又膺承旨一品之命聖恩隆厚益深悚懼  
陰靈有赫幸永庇之謹以首月之俸為潔牲柔毛  
梁盛醴齊之用某守職所縻令弟有儀攝行祀事  
尚饗

顯考 顯妣比因不肖叨居政府荒墜先訓遂招誣  
搆辭及我公興言及斯死不瞑目茲荷 朝廷公  
論灼知小人之私章疏交上大為別白臺臣敷奏  
玉音嘉納於是璿江書院之署額碑祠皆復舊矣  
雖與賊戴天不共之讎報復未盡而我家按堵如

故之迹修舉益新日月云邁事機有時哀感之忱  
昊天罔極某平昔名爵踰分皆先公身不自享餘  
澤所被凜乎其不勝今茲又忝翰林一品之命才  
輕位重罔知所措尚祈默佑以昌後人謹以首月  
之俸為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某守職所縻令  
弟有儀攝行祀事尚饗

大凡府君惟兄孝友天至生能訓其弟以亢宗沒能  
佑我家以禦侮俾前世之厚積未享者萃于某而  
某不能如兄之訓諸弟以速戾于躬又及于親自

公論大明凡昔游辭悉皆湔濯而弟又膺承旨一  
品之命聖恩隆厚益深悚懼尚祈默佑永庇後承  
謹以首月之俸為潔牲柔毛粢盛醴齊之用某守  
職所縻令弟有儀攝行祀事尚饗

圭塘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上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節次所得圭塘先生酬贈并見寄詩文

太常可行弟升官其七十八歲兄以詩賀之曰  
家雖通日觀身自植雲梯鬢雪行還漆腰金遂換犀  
遙情今俗異高興昔賢齊兄老無佗技惟求醉似泥

漫述

偃僂勤成立其原得毋長郎中光武世馮氏遂蕃昌  
後世論婚娶徒知慕貴強吾詩非漫作人道是良方



次來韻二首奉寄可行賢弟一笑

洹水悠悠晝夜東如鄉里尚萍蓬  
士師無愧任三黜賢聖有時聊一中  
自分衰慵垂世用且將栽接代天  
工年來仇敵消磨盡酌酒田翁最長雄

老境生涯合務農誰教鷗鷺日過從  
窓含竹影宜高枕屐印苔痕襯瘦筇  
風月歌詞非楚些江湖交友憶吳儂  
獨憐多少看雲意三月書才見一封

圭塘獨坐有懷

韶濩鏗鉤杳嗣音樹林清邃憶同陰  
停雲靄々日將

暮伐木丁丁山更深飯罷竹邊時  
策杖茶餘松下獨彈琴直湏月到天  
心處尊酒悠然與對斟

題可行太常人海浮槎齋

八十瀛洲樂素貧豈知京國是天津  
子今不患恩波隔我老何憂病後新  
一鱗昨餘分固好三升門下送宜頻  
年來莫笑無佳句甘作人間飲食人

有孚和右甲辰二月十八日以  
上尊暨朔南

諸品竒果珍穀拜我兄圭塘先生于磨甕堅齋  
酒酣歡甚適得前藁走筆次韻聊發一笑因見

詩禮家庭只此便是無窮清樂也明年再續謹  
附率爾之詩於後

浮槎名室頗宜貧人海茫茫孰問津九陌紅塵三島  
近一天清景四時新飄搖只恐因成癖來往多應不  
厭頻但得仙翁時共泛絕勝前日自乘人

送張因亮鍊師并序

予養痾鄉廬簡出入獨謁阡不免阡距城西北餘十  
里道北郭實南北孔道每為駟使識陪留多事故出  
入必以星至正己丑三月二十一日謁阡歸過洹橋

數騎追及天已星猶懼其或我識側帽緩轡道左以  
俟其過前驅已前俄聞揚言此中丞邪亟來見乃因  
亮張君鍊師代祠武當馳駟而道此也明日過予出  
京師餞章詰曰出京時念必過相一見虛前紙請言  
幸勿靳予交閑閑大宗師與其徒多善因亮主京師  
東嶽祠園杏千株人境俱勝送客東門若自公有暇  
即造焉因亮脩潔能詩見必觴詠忘返別一年矣當  
予避客時輟擊肩摩中天復已暝乃邂逅相遇豈偶  
然哉遂不恣以疾辭贈之詩曰

杏園陳迹夢暄妍馬上相逢豈偶然每憶可人如隔  
世不聞新句又經年花迎驛路飛紅雨香到朝山散  
紫烟王事遊方歸有日遲君洹水白鷗前

五月廿一日曉窓月明枕上漫述奉可行一笑

涼風清浥露溥、淨滌京氛豁大觀驥不一鳴真伏  
老鵲猶三匝自求安嫦娥宮殿雲休妬病叟壺觴興  
未闌朋舊過從話新事可憐俱訴酒為難年采雖要官亦苦

無酒衰病服藥資  
用尤切故漫及之

可行太常饋浙間朋舊所寄糟梅以之薦酒風

味殊勝賦二十字記平素之未嘗食

壬寅八月  
二十一日

佳實元登鼎和羹日奏功年來歸隱地好在醉鄉中

題可行所藏米元暉雲山小景

傳云五百歲名山始一開木禾長五尋和氣暢九垓  
往者既不及孰能待其來濟勝事游覽我姑陟崔嵬  
又苦道路艱荆榛滿氛埃不如跼斗室寓畫攄靈臺  
聊將萬里意收作小蓬萊

幻菴送新茶蒲筍以詩荅之兼簡太常弟過目

珠蕾鮮初摘水芽鬱未舒分甘出圓嶠伴食謝中書

京國慙饗祿田園夢荷鋤多情老仙友能慰渴相如  
和可行展省歸過圭塘即席韻

墟里煙塵外申車日日来疎林呈半塔初日見三臺  
酒每從鄰貫詩寧待兩催衰年懷易感為我少遲徊  
四月二十七日莊之淵昆季治具至圭塘醉中

賦奉寄一笑

拂水垂楊貼水荷圭塘風景正清和豈能竒字酬人  
問深愧群賢載酒過花露墜紅沾杖屨松雲凝翠過  
絃歌也知節飲宜衰病其奈鄉情醉更多

圭塘小酌廷彥不飲故諷之請可行和韻

松檜蒼々柳半黃天光雲影爛圭塘鶴隨尊酒穿松  
徑風逐瓶花入草堂山好自供青眼舊機深誰道白  
眉良但教晚節秋無恙不負韓家畫錦鄉

秋露白酒熟卧聞槽聲喜而得句可行當同賦  
也

治翅辛勤夏竟秋竒功今日遂全收日華煎露成真  
液泉脉穿巖咽細流不忍撥醅郵甕面且教面響在  
林頭老懷磊磊行澆盡三徑黃花兩玉舟

至正改元四月十三日戊子 皇帝御龍舟幸  
護聖寺中書右丞臣帖木爾達實忝知政事臣  
阿魯臣有壬扈行樂三奏命右丞前特授平章  
政事忝政右丞臣有壬進左丞懇辭不允惶汗  
就列平章右丞曰今日遊騁之盛恩遇之隆不  
可不紀也悚懼之餘為二十韻以獻

宇宙承平日邦畿壯麗鄉宮中無暇逸湖上暫翱翔  
鳳輦重雲降龍舟萬斛驤風霆隨桂楫日月運牙樯  
五衛分輦羽千官列鴈行長年花帽壓仙妓錦連航

絨絳初徐引鑿旂漸遠揚犂斡呈曼衍傑侏迤鑑錡

玉食傳麟脯冰壺出蔗漿魚鳶知永蹕鶯燕逐餘香

夾岸金戈翊彌空綉幕張汀迴開瀚海天近勝錢塘

翠閣栽雙島珠簾護兩廂九霄披瑞靄四表覩朝陽

補助資遊豫登崇貴俊良不圖推朽質亦復被清光

左轄網維地中書政事堂出謀慚不武好學願無荒

喻水民堪畏從槁策最長濟川非所任歌詠獻巖廊

右七月十二日書寄可行御史社酒治醜昔嘗

飲之恐遂不聾不能頷曲之誤却喜是非都不

知又形諸詩今春可行送社酒方以為喜大社  
之餘致效當尤速然而飲之已酸治聾之效又  
無望矣而今而後又不聾矣多聞不能恐必又  
多事為之詩曰

予生苦口多三緘非不知說之徒自戒謀之尋復隨  
齋扁磨甕堅訓勉朱子遺客至愛異觀何益于我為  
社酒堪治聾昔嘗屢飲之恐遂大達聰多事添驅馳  
茲得大社餘其效想倍蓰胡為負宿氣曲直至我眉  
朱門列畫邸食前方丈施我瓶都幾何後望饒延垂

老奚笑相勸處世聾最宜

和可行都司韻 二首

常悵看雲日暮時清尊才得浣離思脩程騏驥須千  
里老境鷓鴣但一枝半世空隨人俯仰諸公自佩國  
安危年來點檢閑中事種玉栽蘭儘未遲

枉尺安能復直尋田園不負初心山凝暮色供屏障  
菊泛清香噴水沉好句每因吾弟得濁醪時共老農  
斟圭塘霜後清如鏡偏照蕭蕭雪滿簪

至正庚寅二月大雨麥成疸十得一二夏秋復

早傷穀郡東至赤地稊稗穰生幾得兩月食窮  
冬告盡遂至顛沛恐待萌芽以供掇擷春又大  
寒迫清明雪三尺即事二首賢弟請和

榆不輸錢遂裸身春深何事未知春陰連殘臘經三  
月寒挾凶年殺幾人厨饌珍羞自漿霍市塵糟餅雜  
糠塵因思當軸曾持論今日方知隴畝民

天教稻稗治疲癯萬口罄一瞬空子女不如雞犬  
價官民真是馬牛風纖萌其恣加水汙枵腹誰能用  
雪充泉下龔黃呼不起漫歌憂國願年豐

僮屋為大雨所仆歌代書寄奉吾弟一笑  
庚寅九月

又十八日

豐安坊西李氏宅締構甲子逾周天我歸我里却無  
屋割金買居今七年中堂苟完遂龜縮傍舍草茨繩  
樞然諸僮環處數百趾分房戢蜂窠聯旱乾跨歲  
三百日縱兩簷溜才消伊誰鼓勇恣傾瀉通衢一  
夕流為川坐令闔郡若一室藩籬剖決無中邊朝來  
異響忽震地連床接棟皆傾顛扶泥出嬰幸免死庖  
厨竟日寒無烟昔知將覆不早治今日至此誰之愆

萬間初欲及寒士此心已負歸宜遯家僮瑣不能  
比庭荒况說治其田作詩自笑實自愧敢效茅屋秋  
風篇

可行太常弟侍 皇太子奉旨春祭獨執多禮  
無不合節喜而賦詩

宗廟吾儒有事祭子今兼事復能名聯班末吏雖無  
分却幸昨餘沾及兄

歎衰憶橘二絕句令小蓋馳寄可行弟

附火平生憎乞相憑高時復豁雙眸今冬筋力衰多

少終日圍爐不上樓

南果珍奇有木奴年々已裹及饒夫徐州近日舟航  
斷歲貢尚方曾到無

觀家人治蠶事蠶將老而桑不繼求買甚艱窘

因成口號呈可行太常弟

千古南陽一草廬其中今有卧龍無三分二表都休  
論且學栽桑八百株

癸巳六月廿日夜不寐忽聞麴香喜成口號舉  
似太常過目



夢香通夢報寒齋五齊前驅次第來更約西風勞縱  
史東籬早放菊花開

伏日觀楨輩作秋露白麩蘖喜其製法甚精以  
口號廿八字勞之可行僉院同發一笑

胷中文史日雖多其奈家貧累衆何却喜薄田秋得  
秫衰翁常要病顏醜

促楨釀酒戲成一絕請賢弟同賦

麴香連夕透衾裯聞道劉村秫亦收衰病邇來惟患  
渴醞蒸何必待中秋

女孫彌月奉常作詩諷楨治具醉中走筆次韻  
奉常多事待圖回時為衰翁恣凍來家醞帶糟宜尾  
鉢好懷初不在金壘

至正甲辰三月十一日昧爽枕上信口成廿八  
字盥洗畢飲孫女福潤醉酒適太常可行弟至  
同飲歡甚以水玉金絲闌牋求書因試浙筆書  
以贈之

枕上雞聲遠未融春深無奈兩和風圭塘八十新懷  
抱寬句銜杯與少同

即席奉和偶然記得僭附于左

絳帳何須說馬融  
每來席上坐春風  
年高德邵誰能  
及不獨當時詩酒同  
京南春雨燕泥融  
輦下花時每值風  
今日無風更無  
兩賞心知有幾人同

承贈蒲萄阿刺吉感慰不能自己遂成廿八字

亦頗得意為後日張本  
七十八歲兄某力疾書  
西醞蒲萄貴莫名  
煉蒸成露更通靈  
文園渴思雖祛  
海不及浮槎一郊瓶

寄可行

衰年承乏近鄉閭  
相相望三百餘  
欲見天恩優

處五旬七得小兒書

景延堂下壽安紅  
百朵花開穀雨中  
草薦棘藩須擁  
護莫教霜雪損芳叢

寄苦尚書才卿

民事軍興日不遑  
閑人一旦似公忙  
憑公寄語圭塘  
月好照吾家老海棠

郝信使附鴈足詩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  
繳窮海螺臣有所思

士隆賈知府以邊鸞畫鴨見寄賦二絕句以謝  
之

圭塘柳影浴毳毳唼喋蒲根絕點埃政爾凝思舊風  
致蛻形毫素忽飛來

能言充貢固相誣誰道呼名一字無收入畫圖登几  
案遂令名亦不能呼

寄觀國賓

白頭誰道抗紅塵屈指名場四十春臺閣鳳麟非所  
偶江湖鷗鷺久相親宦情病後渾後渾如水詩思年  
來尚有神何日與君攜手去黃華籬下岸烏巾

近作詩莊長句代書寄賢弟一笑

圭塘有地無生涯三迳松菊四序花詩仙本是貴公  
子何事肯到山人家山人已分友木石塵俗芸芸  
何物在家已作有髮僧小園池聊掛錫千紅萬紫  
遺西東杖藜步步隨香風相逢一笑便傾倒但愧問  
字非楊雄載歌伐木賀得友昌黎去後誰山斗雕虫

小技久不為敢說當年八义手詩莊千頃躬維持饑  
不可食寒不衣主人牧蓄及遺逸要使後世均揚輝  
世間何物不腐朽好詩在世獨能久有詩又在未朽  
時此莊不可無醇酒莊中之詩幾萬首以詩侑酒為  
君壽

邇來切用無筆口號二十八字訴于可行太常  
平生交契分踈密毛穎何嘗一日踈休道病翁非所  
與明窓歌曲尚能書

可行畱浙詩促其歸甲申歲也

秋征曾有約十月便歸來南國鴈已盡東風花又開  
酒缸連月備詩檐幾時回手種洹溪柳青青滿釣臺  
贊

可翁自贊書以為可行太常第一笑

咄圭塘子一小丈夫生乎今世而為古愚不力上達  
乃甘下趨年來事業益迂且踈但問其壺日有繼乎

楊和卿畫像贊

繫鑑取形毫釐不失人知肖貌孰覈其實好古博雅  
寓意自適器徵三代之制究六朝之蹟掇粉墨於

蘇州府志卷一  
截肪蒸栗名稱寔繁形狀匪一一過目頃皦然璞腊  
尚友千載濟以精識之人也雖悔迹於市廛其洗玉  
池主人之匹歟

相閣實理監司豸冠像贊

任法象服制敬惟欽直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  
有頌著外仇視佞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佞則尔摧  
勿謂至柔善則尔維我昔斯我人與其稱炯如清水  
玉壺輝映秩秩憲紀矯々蓋臣風霜示肅閭闔以春  
惟其有不觸之觸使邪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為

大過人也

脫脫木兒御史豸冠像贊

文運猶日方晝或晦傾否有時敦牂紀歲積陰釋汜  
大明麗天南宮柵棘當宁渴賢藹々多士于于計偕  
識者常言有玉左才彼美擢科騰實蜚聲仕已泉連  
學且日增有頌而莪姦推佞行所無事肯專觸  
材俊任法名殊實一毛亦致帝帳斯緝予豈  
文彈治之為能蓋將徵識者之言

講議

端本堂 十月廿五日進講

尚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世祖皇帝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都海涯喻旨儒臣朕宜聽何書其議選來進於是商挺姚樞實默王鶚等言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皇太子力李有年此書講明熟矣温故知新方是為李求多聞者資之於人學古訓者反之於己遜其志者如有所不能敏于李者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

以勵已又必始終此念不少間斷則事立德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三代而下漢稱文帝唐稱太宗文帝時賈誼治安策極言諭教太子諭教之道舍學何以哉故雖聖人亦資於學五帝三王皆有師也唐太宗謂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卿等不可不極諫又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水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脩在其中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可不謹哉恭惟 皇太子殿下元良仁孝屬

跋

賜幹樂右丞節用二字

宋李沆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皇太子以天縱之聖肆筆成書節用二字賜中書右丞臣幹樂臣幹樂裝潢寶襲俾臣

有壬識左方臣有壬竊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 皇太子不  
它書而書此二字不它賜而賜中書臣其旨深矣臣  
幹樂其力事斯語仰副儲訓則財阜民安不日見之  
矣中書政務有重於此者乎

銘

彰德路刻漏銘 并序

燕吳秉彝守相舉墜理焚暮月就緒身施於政殆無  
遺者器閔乎治復有資焉惟相地劇民夥晨昏有禁

鐘鼓之吏侯驗以臆公私趣事遲速無節過故滋敝  
吏則非矣亦由無所考質而至于斯也資糧屣屨前  
政是急正儀審漏有不暇焉吳侯懼事之墮人之病  
也旁諏其制而治之八壺既陳一刻無忒屬銘于郡  
人許有壬以彰其勩以勗其繼以永其制吁可以觀  
政矣銘曰

在昔觀漏水而制器也寔惟軒皇開物混汙蒼姬秩  
職挈壺始章遠寢無節瞿、則狂治襲曠代不肯以  
亡損益戾真寒暑乖方制昧洪殺景差短長爰折其



襄咨治孔良金壺豬清玉蚪引吭委于尾閭原于天  
潢盈科線出激電矢印允符儀獸無間兩暘流珠釋  
用聚橐靡亢析窓夷隕安時吉康昏明示信率由天  
常信則民立我治以臧焯茲永憲嗣罔不覆

記

筠齋記

泰定丁邲先公損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  
勸扶柩南且賙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地子南  
北無恒產不幸罹荼毒於斯斯亦安靈之地也亦有

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  
然曰子欲子孫浮華則南

者父母之邦爾荒迷中神無主三議胃中太夫

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兒其決哉  
議遂決既藁殯走湯陰拜先塋不獨苦澇而亦陘不  
容竈矣從教授緱君允中卜馬安陽城西山水靡  
不履歷始得武官原洹水之陽今阡而定畫遷措皆  
允中為之允中學儒者也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說  
壬申太夫人歸塋得其人詳蓋外方內恭安命之

士也戊寅予得請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予知其安于  
所遇而念其才可施用束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  
不可自揜者乎古今人例言竹居必種植詩必託  
興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其用則簡牘箭筈篋簫  
笙簧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切者筠焉記言竹箭之有筠竹膚之堅者也

暑一致守雖在節禦捍襲使不能干其  
功若篋席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篋  
簡牘箭筈篋簫笙簧雖膚肉俱用膚或有損則為棄

物矣人謂允中幽閑曠適託於竹而已不知允中可  
施於用若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允中於用念其有  
力於先塋記其詳以志其交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  
用者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儋爵獲攄厥蘊至于晚節進退所以收  
幼壯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蓋憫其勞久力憊不敢煩以政上之德也士難進易  
退義苟當去浩然莫留各盡其道矣廉耻不張乃有

膠榮而諱耄者其愈下者羅列選籍徼幸萬一於是  
有司逆計仕年大書其籍曰致仕至有廷辭謂筆吏考錄  
之誤又無以議為也風俗至是果孰使之然哉昔叨  
左司宰相稱吾鄉續公景明之賢擢禮部員外郎尋  
陞懷慶路總管至則值歲大飢勸分不足發公廩以  
賑國制粟幣無上文毫粒不出乃謂僚佐之尼者曰  
吾任牧寄候得請皆餓孳矣有責願獨坐又止其租  
稅報下皆允天曆初郡直兵衝飛輓萬計軍興不乏  
西兵入境官吏星奔獨守境土遏流竄兵罷民既安

堵即挾紱歸身未衰年未及也至順壬申以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致仕闕齋所居植竹數本扁曰竹軒竹  
之為植冰霜凌虐而色不改凡卉雕盡而守益堅有  
節若是故君子貴之其風聲月色為溪山清勝者不  
與焉人平居氣溢者驕才少摧抑損獲殆盡遇變而  
不失其守者鮮矣尚書掾左司已有聲若司程綺源  
覆實儀曹之剝繁知陵州之善政人能道之若夫遇  
變而不失其守時可安享而勇棄之則進退之際明  
矣嗟夫富貴多憂之資也世途設險之窞也道義不

明而能保終始無悔吝者幾希鍾鳴漏盡而不止行  
百里躡九十者接迹焉則身未衰年未及而退者不  
賢能之乎然世有以官為家退無以官者故不  
擯不止尚書退有歸守先壟課子書又天厚其生而  
成其志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及與先公游而進  
退之明可稱者乎竹之見稱古人實繁獨以其節有  
類故樂記之以為魯多君子之徵焉

菊莊記

安陽地稱秀麗昔人引洹水注城內為園池環城之

池晝夜湯湯民室酒壚擇奇據勝無慮數百區西南  
匯為陂溪山之輸委亭館舟楫之盛麗荷蒲葭柳羽  
鱗狸互之饒益寔最一郡水利不修民生日劫陂遂  
為陸而亭館為墟矣好事者或事築植胥徒一假館  
花蹂木戕器敗屋損供頓少弗愜有遂賈禍者故莫  
不恣其弊歲而已焉予歸方事游嬉而無所於適偶  
送客南郭歸並闔閭而西微行詰曲桑榆蔽翳負城  
有小圃徑造焉地僅餘百弓庶麻幽潔問守者曰此  
王君季貞菊莊也雜花並植菊最多故以名時方挺

翠怒長羅滿地愛之不忍歸秋風作花見餉十盆品  
色莫有同者莖高尋丈花大徑三寸餘蓋培漑有時  
芟移有法半歲勤動而後有成信菊之拔萃者也季  
貞知予同其愛介其友請言吾方慨吾鄉風物之非  
昔而嬉游無所於適也能無情乎淵明曠達芥視軒  
冕乃獨愛菊屢形詠歌至與松稱並茂叔談道有取  
於蓮並稱者二富貴者在所薄菊獨以隱逸稱譜之  
詠之者又代不絕口其貴重可知已季貞其亦慕古  
人而有見于菊者乎人生之樂隨寓可得口體居室

不與焉故不他其執以見其志不侈其圃以納其侮  
百弓之地可游可樂胥徒藐之而不屑來沒吾齒莫  
有睨而規之者求寡而獲豐身安而志遂是莊之得  
不亦多且久乎莊田舍也田舍穀為稱首不莊於穀  
於菊穀吾口之所切菊吾心之所樂吾口寧緩而  
吾心不可不適也心適矣視如京如坻漠如也古有  
午橋莊築山穿池竹木叢萃固盛德之宜居後之主  
者已墮屠兒墓園之譏平泉莊之鴈檜珠栢雖曰僅  
存尋亦蕪絕矣富貴田宅之不可恃如是夫九原可

作吾其從晚節之老圃乎且吾為人莊而日就荒人  
為吾莊而不獲一稔獨幸得歸而時游王氏菊莊庶  
幾鄉賢之萬一焉記菊莊而及鄉賢者高山仰止吾  
鄉之士其勿以菊莊為嬉而已矣

### 樂閑堂記

人物之生於世安於其素而不知其樂者衆矣魚在  
水獸在山不知其樂也處之涸轍繫之虞人而後知  
江湖山林之樂焉釋而縱之俾復其故則其為樂始  
真知矣物皆然人為甚賤而服賈陸有摧車水有覆

舟虎狼盜賊風濤蛟龍之險卒然遇之號呼丐命於  
湏臾而後知平地之樂也而仕者又甚焉仕而達矣  
若可樂也而其憂苦方叢乎其前事有必爭而不容  
已者不爭則獲罪君子遺誚後世爭則彼方震以雷  
霆壓以山嶽惑以簧鼓大廷列坐十九瀾倒而欲以  
抔土障之當是時也思得釋去重負歸為閑人則其  
樂為何如此憂也有苦焉造謁之疲精神迎送之勞  
筋力晨興趨府干請坐至折簡函文手未及展而繼  
者咎至至擁馬不得前暮歸復爾寒暑不間休假匿

避若遁逃堅閉若自錮一接賓迹遂終日不得食思  
得脫巾履偃仰林第又如蓬萊之不可到也上則不  
能遏矢去川決之政下則不能厭蠅豕貪之求憂苦  
雖極謗議紛起矣夫人未嘗不知閑之為樂而真知  
者寡予蓋身履其境急遽疲極而後獲閑其為真知  
猶坐中談虎而嘗被齧者也鄉人孫遺賢受益居安  
陽銅冶治卓宛之業而以清慎聞于人集賢院降劄  
褒贊曰士砥行立名惟薦於自信毅不可奪者能之  
貪夫攫人物卒卒恐後有舉而委諸人者乎學以成

已父師有不能致力者焉若夫子然自拔於蓬藿之  
中翹然躋隆於栢之表非生質之美濟以定力能若  
邪棧以遺腹子間關連蹇而卒為醇儒其若此苟致  
力于學誰能奪之以田入武斷及僧寺復如柳益肆  
力于學大姓黃妻之外舅金利母趙宗室女工文辭  
課棧業遂精進亂後無書六經四書史漢李杜韓柳  
歐蘇皆手抄性至孝顛沛奔走必與母偕武斷者死  
始奉母歸授徒山中僧歸田不受母卒居喪君子以  
合禮稱黃氏卒再娶黃氏生子熙年已四十九榜書

室曰栖碧山房因自號碧山居士世淡味然惟教子  
是務或謂君老而子業科文不可待也不若為小者  
近者曰吾兒當師天下士以昌其學君之言不敢知  
喜飲好客醉輒歌歸去來辭人不測也嘗語熙曰學  
可恃財不可恃利吾財害吾身未有利吾學而害吾  
訓子之言可書而誦也太史公謂岩穴之士名堙滅  
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有壬不足附  
以施於後世然其行若言則可傳必矣可不傳乎

序

涅陽侯傳序

涅陽侯傳衡陽馬熙明初之所著也予三復而悲之  
盖有感焉夫行不足以範世言不足以垂訓功不足  
以及人文不足以明理汗牛充棟可勝道哉而可傳  
不傳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人且若是况物乎涅陽侯  
枚氏自燧人氏而降功莫與京虞初稗官詩人歌詠  
舉不及焉明初慨然筆之其祖孫之逖邇族屬之內  
外隱見之始終名字之同異施用徵求之迹詳而覈  
矣予幼居湘漢間但聞其狀至燕始識之特磻與硃



爾其族類未識也太官推酤五十四大坊資其用尤  
多性不厭貧下乘車過市細人挈箕斗出三二錢即  
可致大坊杼竈有心未盡灰貧子掇拾資其餘力焉  
京師百萬家不有枚氏則辛蘇氏馬通氏不能濟其  
三一焉思有以發揮其功書題于壁若冊者餘二十  
年而竟未有以發之也歸鄉里始識其族而明初之  
傳出矣湘南粟穆祝崧氏之族自昔柄用其地江漢  
則狄氏盧氏羅居水滸枚邈在中土人不知也後至  
元壬午始見于蘄黃山中遂乘舟入江夏狄氏盧氏  
俱為歛迹主狄盧者怨焉其亦不智哉承平久民生  
日夥枚氏不至江夏狄盧氏將不赤族乎予方欲考  
其從來觀明初傳始知將烹弘羊時枚氏遠遯江南  
此蓋其裔也予投劾歸明初不以予不能有所成而  
見棄也方且相從教予子時出傑作以自樂予愧於  
明初多矣序其傳而表之俾世之見者知明初有史  
才而不試又以見夫人物之遇不遇有幸不幸焉古  
今不幸而不遇者多矣枚有幸而遇明初而明初不  
幸猶未遇也雖然是傳之出識者見之明初其亦有

遇矣昌黎先生作毛穎傳在予且以為恠舊史無足  
責焉是傳也其文之有益于世者予觀者其勿以予  
虛烏有視之

長短句

沁園春甲申臨清舟中次韓伯高見贈韻代書  
寄可行

草木無情不問寒暄開時便開只黃花多事偏憐隱  
逸白頭何補避賢才老友相逢清談絕倒休校劉  
郎去後栽尊中物勝他年千里漫寄寒梅 神仙合

住蓬萊奈老去思兒恐不回任景莊槐老誰為癡夢  
梅家酒美且浣幽懷渭北江東暮雲春樹何日扁舟  
更此來公知否便連朝觴咏能幾徘徊

可行弟泰定甲子壽日賦樂府沁園春時讀書  
上庠因勉其進學後三十九年至正壬寅同在  
京華遇其日語及舊作遂再和前韻

四海之間難弟劣兄白頭二人記昌期瑞旦行年在  
郊善門餘慶維嶽生申科第佳名祠宗優秩常奉天  
香降紫宸身通貴只負安分定老益書親 簡編不

負辛勤羨進德揚名邁等倫任家無厚積融三度日  
詩多好句藹二回春明月清風交梨火枣竹裏行厨  
脯擘麟吾何事但問花攜酒專競芳晨

三甲子壽和見壽韻

天相吾家篋笥無金詩書有人看發揮曾臆詞源滾  
滾薰陶氣質韋佩申申師友淵源人材衡鑑胄館光  
華近帝宸男兒事便盡輔心力難報君親 讀書弟  
一當勤只孝弟書中是大倫嘆人生為學百年在幼  
田家得計一歲惟春科占龍頭名高鴈序好與皇家

作鳳麟都休校是地鍾河岳天降星辰

水龍吟已亥中秋用壻韻

一生白浪紅塵得歸才見乾坤闊三升無分如何料  
理文園消渴衰病禁持不教杖履經丘尋壑記平生  
懷抱曾逢惡處都不似今年惡 見說圭塘如舊賴  
山英好看猿鶴夢中斗室蠹殘圖史塵凝鐺杓蟾桂  
香多莫將長笛等閑吹落問嫦娥我輩何時還又享  
清平樂

二壽靜公右平章

歷觀今古名臣求如公者人能幾平生勲業行其無  
事一誠而已方信名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政乾坤  
清晏飄然高蹈非明哲安能此太古歲寒栢松儘  
春風開開桃李傳巖霖兩蘇門風月無非天理莫訝  
求閑從來老眼閱人多矣待他年鳳詔九重重下為  
蒼生起

綠頭鴨

八月十四日圭塘翫月

廣寒宮秋期

日方中歎陰晴自來難定何如今夕

從容棹蘭舟

穿波月斟玉斝帶荷風身世難期

歡娛易失名

千載記坡公曾道涼天佳月何必限

春冬况更

西賓共載仙季相從

笑疎狂興來無

盡艤舟更

吟筇任諸君班荆藉草環四岸度竹穿

松飛上崇

放開老眼水輪誰遣却朦朧多應是嫦

娥見妬勝

不教窮天知我須臾風起萬里雲空

二為牧庵壽

論斯文世誰方駕韓歐渺々翩々舊家人物一峰玉  
立高秋走蒲輪鑿坡再至照藜杖石室重綯要使吾  
元典章文物輝光什伯夏殷周君信否千言乘醉字

字花雕鏤侔堂陣寄言渠輩且避戈矛 憶當年江  
 湖來徃月明太乙仙舟洒烏絲芙蓉秋水振宮錦杜  
 若芳洲鸞鶴賡歌魚龍迎舞人間元自有天遊倘來  
 物視之毫許豈足辱回頭終焉計匡廬深處已辦菟  
 裘

水調歌頭

庚寅秋即席次可行見壽韻

歸歟正宜早動也貴研幾夜深山月飛出何地不揚  
 輝休說采山釣水政爾切風批月底用朶吾願萬事  
 一尊酒身外復何為 笑年來人與我不相知投林

已分垂翅猶勸九天飛敢效歸鄉錦綉且就盤鈴

日看兒嬉但恐子掀舉誰與話襟期

鵲橋仙

壽何

山平章

身名爵醉心糟粕政可束之高閣廟堂誰信是行

窩更高似堽夫一著 胸中磅礴眼前寥廓與物元

無城郭自從席末挹春風覺二十年来盡錯

南鄉子

和歐陽玄之韻

高論聽懸河先和新詞問老坡手冷不甘寒氣早誰  
 呵更被黃花笑鬢皤 風竹乱婆婆娑老我衰顏藉酒

配佳節重逢真可賞賡歌陶令壺觴旨且多

二

健筆挽銀河公直鑿坡我諫坡只好老來供一笑訶  
呵喜怒從人愧國瞞花月共婆娑勸飲隨君學邵  
配松菊有盟休冷落哦歌我輩同年甚不多

三夜寒無寐仍就韻湊來語以供一粲

烏鵲欲填河蝨蝨多持更上坡虫鳥無知徒自苦誰  
呵恰似貪人少已瞞市也好婆娑要染先生面色  
醜有口難言今只可狂歌終歲陶不是多

念奴嬌 汗中見寄

一壺天地亘南交朔漠東溟西極斫桂吳剛難措手  
轉見今宵挺特露軋冰輪雲歸碧海上下瓊瑤色白  
虛光裏更無毫髮間隔夢想洹上池臺五年放浪延  
賞無虛席底事夷山丞節鎖擾塵埃朱墨傑句才  
慳深杯量減况敢論勲業嫦娥應道老當歸去時節  
春從天上来祝一齋大恭壽

自古英雄試倒指誰能廊廟雍容相君此遇風虎雲  
龍光掩前后諸公政天開治運力啓沃宸衷况平生

蘇坡小黨別集卷一  
把詩書禮樂爛熟胸中 當年側聞先德只一語喚  
起萬室春風桂樹成叢棣華聯萼總是舊日陰功恠  
昨霄雪霽烟光薄生意浮空我來為壽相期何以維  
嶽維嵩

太常引

六月十八日喜雨酒間應口和不肖韻

荷盤蕉扇久無聲笑祈禱果難憑倚檻看雲停問誰  
把天瓢詎傾 玄功不宰太平有象礪魄一時平老  
我問陰晴笑尚為蒼生有情

千秋歲

即席次可行見壽樂府韻

諛人稱好何似歸來早營五畝如三島深杯江海淺  
老眼乾坤小松竹在肯教老圃秋容老 方外多真  
趣池上宜清曉隨里社遊鄉校逢場皆可樂得句唯  
供笑吾有政考功不校閑官考

二

青年詩好政坐聲名早攀李杜凌郊島官慚才力弱  
技悟文章小青鏡裏朱顏不覓成衰老 習氣消除  
盡惟酒娛昏曉思阮子甘兵校因知身外事何似尊  
前笑追往昔中書已署陽城考

鷓鴣天

夜長臂痛手攣展轉不能寐霜曉窓明太常弟適至因試浙筆書枕上所得長短句三首呈賢弟一笑仍請子姪輩一和以暢老懷

白髮京華戀俸錢溪山游釣惜無緣老來惡興憑詩

遣枕上才成一兩聯人自苦月空圓衾裯如鐵夜

如年但稽子姪新文李莫問賓朋歲幾遷

心到忘機便是仙琴能得趣任無絃病多課子酬文

債田少從人借酒錢生盛世遇今年雕蟲存藁不

求傳有言難盡閑中樂竹影花香白晝眠

浣溪沙

老境閑門晝不開閑人庭院甚宜苔打門詩債任渠

催千里有家頻入夢一春無酒可開懷心寬隨處

是蓬萊

柳稍青

老病客燕值此艱歲口腹甚窘記少年寓湖湘讀書時度日情況誦秦少游柳稍青樂府依其調作俚曲以遣興南方適口多品此則記予之偏嗜而多用者可行蓋亦知味請同賦資一笑云

窓對晴嵐門臨流水坐閱歸帆為口勞心雪猶燒筍

霜便分柑酒香梅下茅菴就湖罨新魚滿籃夢記當

年此皆身享好箇江南



可行太常弟即席次韻 二首

遠岫浮嵐澄江拖練飛夢雲帆樂事關心菊朝烹蟹  
燈夜傳柑春郊隨處行菴聽騶從携花幾籃洲渚凝  
妝園林窮勝好箇江南

山潤浮嵐溪清呈底畫舫無帆酒友詩朋香芹鮮鯽  
綠橋黃柑風亭月榭雲菴更奇品花盆果籃城市繁  
華湖山佳麗好箇江南

時有孚侍坐不教同賦復謹步嚴韻四闋以求  
斤劑或可忘暑

山霽無嵐尋幽有屐不用張帆樂事關心良辰脩禊  
元夜傳柑芳郊隨處行菴聽騶導檐花幾籃洲渚凝  
妝笙歌歸院好箇江南

雲岫如嵐月池通港畫舫無帆細葛春纖摘來盧橘  
香賽溫柑荷亭柳榭松菴更奇品花盆果籃夢想飛  
觥水晶宮裏好箇江南

疊嶂浮嵐澄江拖練遠浦歸帆橙蠓分甘蓴  
露酒霜柑登高聊憇禪菴採菊莖茱萸滿

芙蓉弄色好箇江南

山遠生嵐溪清呈底剡棹收帆風物依然爛紅茶樹  
回色青柑暗香寒阻梅菴把楮穎權收墨籃煖閣紅  
爐淺斟低唱好箇江南

圭塘小藁卷之別集下

文過集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和虞伯生學士壁間韻

在公抱隱憂出塞得奇觀青山萬馬奔龍門忽中斷  
地平豁四維天闊張一幔寄語鳴笳兒休驚暮鴻散  
和謝敬德學士題蘇武泣別圖韻

死節吾已矣生還又不如天王非大 臣罪不勝誅

二

親交生別去子復棄遐荒只道還家好還家恨更長

病起漫述

南烹習若性出塞勉隨俗老饕不慎口臧神畏多肉  
流歎引羶杯馬漣注盈腹河魚巧伺人乘間肆酷  
暝作還達曙腸雷殷空谷三日不能朝一餐惟可粥  
中年体易虛攬鏡笑盲目今朝氣漸蘇鼓勇出衾褥  
翰墨試短吟經史時卧讀朝來酒入務清話慰幽獨  
嗟予未聞道結髮事干祿素餐古有譏伴食今不惡  
士貴早知止聖許不遠復歸哉復歸哉瓦盆安脫粟

張禮部溪山真樂圖

悠々春天雲想見平時閒獨遊溪橋上暮宿山堂間  
澹然不知愁亦復忘所歡出山初無心既出還思山  
蒼生待霖雨欲歸良獨難山堂悵何許蕭々松桂寒

次韻伯英二决明羹

美哉石决明江珧敢爭先上界多官府肉饌繫飛仙  
名何如草决明秋兩顏色鮮羹材在屋角採掇不論  
錢名同姓異氏恂濟誰非賢一夔故足矣並畜吾不  
然平生負此腹藜藿亦便々幸免殺生罪復無汙腸  
羶諸石請絕交阿草日食前眼明讀舊書歸歟了殘

年豈無五畝園自卜休問天食經聽君靳種法儻肯傳

立秋

灤京長夏似京秋况此持權屬蓐收莫使風霜便揚厲九天龍馭即回輶

次虞伯生跋馬伯庸詩韻

齒髮年年改風霜日日寒誰知台輔客恰似廣文官

二

酒觴時一熱詩骨自多寒智不如樗里文猶可稗

養馬戶次伯庸韻

盛冬裘未完豐歲食不足為民籍驛夫馬骨猶我骨

東芻與斗菽俱自血汗出才釋鷹師鞍又服梵子轂

邊聲或玄象去馬便可哭朝廷播政令黎庶供力役

兒女甘作奴養司願飼粟源々急星火金符出黃

譬舟苟使覆載物其能淑百年具成規受地負安

粟麥被陽阪黍滿寒谷圃蔬接畛青樹果屯雲黑

一朝化榛莽坐使歌成泣我身非上梗我心匪鐵石

糊口有四方從渠安傳食

省中對雨獨坐

風土迎秋便作寒，隔簾飛雨更斑斑。  
可人几榻清如洗，終日情懷淡似閑。  
窗外天開千丈闕，牆頭雲放一  
分山。腐儒獨坐成何事，寫出新詩亦強顏。

送傑古愚上人奉詔歸山

黑名儒行迹雖殊，進退中間見讀書。  
一覲清光便歸去，古人政自不如愚。

寄趙秉彝

從軍苦樂不難明，肯使毛錐負此生。  
鐵騎蹴雲秋校

獵油幢敵兩夜，論兵髮應瘡癘催全白。  
詩為江山助益清，詔下凱還今有日。  
阿緜聞已候門迎。

七夕露坐感牛女事，因成駁雜無實之言。

別况經年慣佳期，此夕逢終天為伉儷。  
一水任西東，人世非無鵲羈窓。  
漸有蛩廊州共明月，應是憶衰翁。

紕菊和虞伯生韻

天賦幽妍處士花，誰將朝服苦相加。  
薇垣有露沾秋色，芝嶺無霜抗日華。  
蟹出更宜彭澤酒，筍香誰羨建溪茶。  
坡仙一語推駁茂，只在姚家與魏家。

庚申題馮致遠二畫卷越十八年攜以來謁次  
韻歸之

世情物態日悠悠，習得襟懷淡似秋。畢竟人間有歸  
處，五湖烟水一扁舟。

半生蹤跡徧堪輿，與世求踈尚未踈。試把山林校朝  
市，移文猶勝絕交書。

次仲野堂 三首

綠李未禽繞屋踈，秋眠不著鳥相呼。兩聲偏向竹間  
好，山色微從烟際無。

秋林雨色上蒼苔，不是花時還獨來。更待窮冬晴月  
夜，草鞋踏雪看黃梅。

雲自知歸鳥自還，一堂足了一生閑。門前剝啄定佳  
客，簷外孱顏皆好山。

題宣和風雨孤舟圖

龍樓嫌富麗，着意貌荒寒。烟雨迷千樹，風波恃一竿。  
時移毫素在身老，塞垣難玩物。昭前訓，誰將進縣官。

題趙幹江樓風雨圖

人間叢爾東南陬，金陵李家無遠謀。詞華欲繼後庭

曲不見東風空  
樓當時百事尚纖麗况在畫工  
末技洪河喬嶽昧平生曲闌幽檻窮清致石頭城

重關甲馬營中有佳氣九天飛墜曹將軍畫卷版

充上計小兒造化吁可憐乾坤又到宣和年君王

毫自塗抹片紙落人爭傳坐看南北又分裂

兩家同一天偶從兼閱小景慨念興亡豈天定

今蕩、混一圖但少儂歸理釣艇

崇真宮葵花

繞砌亭亭晝影閑相逢幸未及開殘紅妝洗露尤宜

曉素性傾陽不畏寒聖化薰陶等燕越仙家培植有

殷韓江山信美非吾土向西風笑倚闌

再用前韻答王仁甫左丞

寒暑催浮景功名負聖時興榮今老矣得酒且中之  
才不能匡世吾將任采詩藩離可翔集何用刷天池

二

青年無可畏况到二毛時嘯傲從元亮風流愧牧之  
莫談今日夢但詠古人詩已作家書去先開數畝池

汪叔志堪老園

有地皆堪老惟鄉老最堪生涯都不校祖德幸無慚  
楚景收全勝村醅取半酣 衰今夕夢應與子俱南

送朱主觀之任東萊

樂歲民聲裏名城海氣邊懸知公事少見說長官賢  
風月三千首才名四十年天其昌晚節佳處養 僊

次韻君謀晚晴即事

懷抱今秋好題詩欲滿牆吾廬吾亦愛一雨一番涼  
晚竹如人瘦新松共我長年來私自喜身世摠相忘

喜聞可與弟至京師

鶴樓東北望燕城幾處關河幾日程四載三回勞遠  
慰兩都千里尚難并開書喜報身常健見我應憐老  
可驚咫尺對床風雨夜此懷多少待君評

題詩藁

風月才情屬少年老夫老矣厭雕鐫病來越覺無詩  
思縱有詩成似樂天

和友人北苑馬上

萬事浮雲一瞬過何勞辯口似懸河北風捲兩城南  
去明月灤江水又多



思歸

思歸不惜歲如流  
望西風早作秋  
只知倦客還家  
好不見西風催白頭

連雨有感

日雨渾似熟梅時  
雲岫青才露風簷白  
又陰晴如善謔  
寒燠遽交馳  
會見驅屏翳  
清明萬里宜  
次賈伯堅左司寄來韻四首

清風千里墨痕香  
琢出天球潤似肪  
已為郢歌翻白雪  
更將仙杵搗玄霜

酒來宛國注紅香  
魚出涼亭薦雪肪  
多病浪仙都此空  
哦清句嚼冰霜

書室惟須辟蠹香  
鉛刀誰遣試墓肪  
相思夜々秋衾夢  
有黃華蟹已霜

賜霑魚鳳玉脂香  
大笑輕身服鴈肪  
華髮恃臣歸有日  
鴛鴦先報一天霜

題梨花鸚鵡扇頭

言非鸚鵡莫說力不能高  
恐爾庖白雪香中風日  
好慎毋踰濟更來

和蘇伯脩侍郎寓居雜詩

材寧適用竒貨本難居  
羈旅誰相慰親朋日有書  
看雲歎舒卷閱市驗盈虛  
昨夜秋風起江湖好食魚  
二

心憐無所用道愧不成章  
下直才能館從公又馬坊  
楚風香列帳簷日轉迴廊  
花下歸來晚庭榆倒影長

三

有謀空落落無事亦忽忽  
一代名何用千年論始公  
清風生筆硯涼月到房櫳  
亦有娛心處兵厨酒不空

北苑馬上

古木陰陰覆苑牆  
鴈程霜早碧雲長  
欲知聖德如天大  
最近來庭是越裳

高榆矮柳遠參差  
一幕秋空碧四垂  
莫笑從臣歸太急  
人間天上共秋期

萬事浮雲一瞬過  
何勞辯口似懸河  
北風捲兩城南去  
明日灤江水又多

金蓮紫菊帶烟鋪  
畫出雲岡萬世圖  
直使玉嬙到青塚  
漢家當日有人無

分省有大硯予乙亥歲嘗用之丁丑又日用知其美不知其奇一日滌去積墨文彩溢目波浪洶湧背刻翠濤字亦精勁非一洗濯不知也士有蘊德蓄才遇而不知不盡者其長人之責乎作詩識之

積墨培光彩貞姿任湮磨浪花浮欲動池影淨相和有似懷才者其如眯眼何更憐當造命不鮮擴恩波

代書寄可行弟十首

灤京尺素寄沙羨料理田園有事宜檢校便當勤檢

校參知行欲自參知

祠堂花木已繁陰見說栽培用力深南土常年秋喜

早更宜澆灌待成林

叔季勤勞共相攸為予高作蓄書樓先公遺後一萬

卷明日投簪去校讎

樓後樓前地有餘埜心常愛樹扶踈四時花木須栽

編更作蓮池就偃潒

漢川雲夢有租田今歲應逢大有年約束諸僮公出納羨餘亩棗杖頭錢

雙鶴廣陵來弊廬啄苔穿竹日相娛莫教忘却踰躄  
態歲晚待渠從老夫

桂花初放小山幽更有蒲萄映石榴食實折花歸有  
日休教蕪穢負清秋

當年手自植楸櫚別後長添幾尺餘說與園丁宜善  
視老饕歸欲食其魚

又竹移栽只五根來時無數長兒孫不因繁冗休輕  
剪要使清陰過酒尊

眼花齒動鬢斑斑三十年来不暫閑多少家庭織悉

事從今先約莫相關

和謝敬德學士雜詩三首

翠樓天際鬱崢嶸粉澤龍岡壯帝京地勢遠連棧殿  
起簷牙高並鐵竿撐葱嶺佳氣歸環極穆穆昌期見

迂衡長樂退朝容緩轡斷雲收兩半山明

長日官曹似馬曹絲桐時得事吟猱救時之策當投  
紱遣興成詩敢奪袍白海波隨秋兩漲黑山雲壓晚

虹高清尊常滿朝簪盍誰道驅馳我獨勞

尚服三庚進紫綃水沙底未全消魚龍陸海無宮

市鼓吹鏡歌有徵 自在千年蒼鹿健鬧粧三日玉  
駘驕最憐學士神仙福終日吟詩不造朝

右酬謝詩計拾貳首今止三首全集共百廿  
首今止伍拾 首緜所牧亦少半爾諸公序  
文却存附錄于後

先文過集而後林慮記遊照依目錄次序  
記遊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 結為最幼讀書江南既仕  
奔走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患荒迷世故縈繞望西  
山如天上不得至也觀郡乘載柳仲塗居蕩聞僧惟  
言天乎泉石過衡嶽遠甚及同游方信其言不妄  
益欲一遊至四元年戊寅歲得請歸九月三日甲子  
偕監郡荀公和叔始為林慮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  
平邵 時百穀已收芋區蔬圃碁錯星布柿林如江

南橋 近蔽虧歷流寺固縣大風楊 俄幸止

孝親 水冶士大夫暨巡徼監當官聞來迺晚宿

寺中僧 溪年八十八尚能款客明日夙興 韓公

墳讀富鄭公所撰碑之有亭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

樹如水 所畫墳皆甃甃完者尚多兵荒中有僧紀

公奮身捍蔽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冢圖以為式

以為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

果極其妙高下陰顯與圖所傳不異也顧豐安兆域

寺 于兵僧徒解散豪右斬木堊人盜甃殘毀殆盡

則紀之功可念也昔魏公以大功德為宋社稷之臣

兩 寺皆勅額以之主墳而一得一否亦人力之所

不能及者乎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祐之延同知梁

思誠仲信判官張仕謙子信迺于諸翟晚至州宿萬

安寺丙寅謁廟學遊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歸

祭其故人同知梁仲信諸生李冕咬之侍行十餘里

至其麓皆小石榭榭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地高寒

較他地早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聞水聲于灌

叢乱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峯益峻壁益峭澗益深路

益險水聲益大峯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  
澗皆磐石高下為磴級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  
湍飛花旋碧喧飀飄洒其瀦而為泓者清澈如空織  
芥可見寺相近屏幃益竒亂石不可騎過磐石道左  
有水磴作屋其上自麓又十里至寺山僧三四輩問  
以古皆不知石柱刻張商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  
事棊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  
盡讀大率多崇觀間人少憇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  
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鍤剪榴翳掇碎石僅能投足馬

不負人且不能登陟人力憊極又據鞍不跬步又下  
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於半  
天騎留林石間相率牽擁而登馬峻坂微徑亂石聲  
确如梯而無級樛木交錯攀籬挽條尺寸而進賴  
卒曳絙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封禪記所載登泰  
山事此近似焉數問僧至否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  
三里許始至加遠不能進矣有石突出如屏四向無  
所連着其高入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磐石疲甚坐  
其上從者齎酒脯至仲信年六十餘矣懼其不任登

陟留之寺中俄亦躡屩以兩卒掖而至又迷路枉里許石上望水簾北崖者僅如匹練下濺崖飛白始闊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傳誇過實俄從卒持二冰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簾下得之且盛言其偉遂欲即之發火煮酒引滿數爵諸生暨從者遍飲之乃緣南崖微逕迤邐而西而北坡極陡峻草石皆冰滑不可投足尺寸展移栗栗危甚乃至西崖下水簾內仰面而望之目力為窮始見崖上之水飛灑散布踈密勻整自崖而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

百丈其闊百餘尺光明透澈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迸珠簾者也負崖坐石久之伸信又跼蹐以酒至為引數爵力稍蘇攀援而北伸信不能從也獨遣其卒挈酒以從轉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嵒坐數十人簾之長又過於西者東邊則頗濃厚自巔至地時如團雪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飛舞如玉龍蜿蜒餘皆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飛灑如細雪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灑細草皆為清水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笋或扶踈如珊瑚蔽崖彌澗



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  
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峯重疊如展畫屏不  
知高挂鏡臺者又幾百尺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  
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其  
幾百重也始坐磐石疑水簾之小蓋遼遠空闊掩映  
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目茫々故也北簾之東又有  
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而觀也久之循來  
跡而歸石間多蘭土人不識臺上石墜于下者皆為  
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惜路險不能致也與仲信

輩罄酒殺而歸歸途趨下差覺易僧醉喜甚捧水如  
珊瑚者前行至繫馬所且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磐石  
列壺觴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  
持水列于前清泉冷々過壺觴間且嗽且盥且觴且  
詠非迫於暮不忍歸也和叔率州官載酒迓於郭至  
寺以所攜水簾泉瀹茗飲之丁郊之延子敬同至墨  
竈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貞元癸酉歲所題文  
字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  
鳴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于東壁而出





蘇東坡詩集卷之二  
憊則聽和叔劇論可以醒塵思遣睡魔餘力所及得  
詩凡三十四首姑錄之以記歲月所不足者天平柳  
公仲塗所游西山最勝者和叔謂其地險甚且路經  
大雨不可行栖霞又尼于猶豫而玉泉澤陽諸山  
觀未得歷至張本于是尚有待于他日焉

出郭

萬慮政催雪滿頭還鄉總得縱遨遊太行雲盡青浮  
曉洹水霜餘碧染秋漸老始知閑有味此回真與世  
無求溪山好處鴟夷滿况有風流老郡侯

出郭見柿園如江南橘林

落日郊原秋滿烟煌煌星火爛將然一時喚醒江南  
夢恰似洞庭霜後天

水冶道中

人烟仍古色村落帶清泉脩竹雲千畝垂楊翠半天  
滌場餘滯穗沽酒驗豐年欲結雞豚社慙無二頃田

題水冶寺

永額僧知宋佳城石紀韓懷賢時拊髀弔古一凭闌  
清夢雲龕靜悲歌野樹寒山川豈專美東北又豐安







滿巖却憶瓏江舊林壑幾多烟霧護松杉

峒峪山寶巖寺二首

擇勝何年著梵宮目窮猶未盡重々翠紅照耀三千  
界屏障周圍十二峯雪澗清泉響寒玉雲岩喬木捲  
蒼龍尚憐不盡登臨興天際危亭見五松  
煙嵐融翠濕濛々石路縈紆細入空明月百壺松影  
下清風一榻水聲中聖燈不為吾儕現俗樂誰令釋  
子通兩宿豈能窮勝事山門愁見馬頭東  
峒峪寄可行弟

千巖萬壑鬱蒼蒼葉正殷紅菊正黃莫訝荒游倦回  
轡要因高處過重陽

靜師感策歌

霜清萬籟于顯收老月 露寒波流山僧具眼識楚  
逸醉扶楚竹來鳴秋一聲 空石盡裂剛風不動雲  
夷猶驚猿無地避清 愁激揚初似  
士引角嬌滑 如鶯囀 貫水蚕繹  
繹獨繭抽傳燈定 雲師傳昌黎  
不用笑高唱形骸散浪 月正午諸



僧舉白紛獻酬歸眠

風颭

峒峪用 菴韻

穿雲驕馬瘖俯檻飛

層峰

一一青雲邊

懸泉走白虹遙岑生紫烟肺腑巧遮掩岡巒隨折旋  
我有扶老筇不讓歸湖船三日得其凡一念窮其巔  
便將巢雲松終歲看玉蓮誰能共 計未用譏流連

九日登鳳寧山

亭亭鳳寧山形勢若飛動胡為不飛去仙真此搏控  
靈跡既不闕烟霞遂增重城居見其圖清賞時入夢

今朝事幽尋霜風肅飛鞚適與佳節會 與人佳共

危亭構兩翼飛雲連畫棟翠柏瀉秋聲 樹列清供

遐觀千里近長歌百杯送洹流嗽其根俯瞰清可弄

陟降自忘疲酬酢益豪縱牛山何用悲茲方待鳴鳳

過南齊觀丈八石佛僧云得之 中耕者始見

其頂隨發隨出因作浮屠居之

教已由天降人猶入地求生民困狂走滄海遂橫流  
塔影千年月松聲萬壑秋考碑當紹聖文物正崇修

游善應次元裕之韻 五首

兔絲休羨倚蓬麻  
鳳鳥還來訪竹花  
昨夜山翁宿何地  
水雲深處玉皇家

溪山好策一枝藤  
學得襟懷淡似僧  
舊習掃除猶未盡  
留詩聊用吾曹

幾處青旗映小橋  
村醪時用慰無聊  
我來本是逃名姓  
莫為題詩更自標

猿鶴烟霞日漸親  
黃扉人已作山人  
只應堂下潺湲水洗盡  
東華舊染塵

琳宮夜靜覺寒生  
霜碧澄澄浸月明  
耳驚濤不成

窠四山雲樹更秋聲

善應泛舟二首

霜水清深處烟嵐紫翠間  
清風時信棹落日正宜山  
空閣凝絲竹潺湲響珮環  
道人磐石畔崇酒待予還  
郡西風物皆吾土十二年間  
兩迴不是航船有今日  
溪山渾不曾來

至正壬辰予任相臺錄事儒學諭拜

中丞圭塘先生許公門下先生賜手書山莊二大字  
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秋

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緱公允中處得先生記  
游集一帙及文過集校讎無舛噫先生早登甲  
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  
全集未刊于世它日當購秘藏以資聞學先生  
戊寅由大恭請歸歷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  
今拜河南行省左丞階榮祿大夫是年冬十月  
肫覃懷後學山莊黃質謹跋

附錄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五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  
外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  
相位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為  
文章有光歆溜、乎高厚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  
焉理政之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省曰余  
所目擊而心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  
史扈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晷

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典適雄膽皆佳製也余嘗一  
一和之詩文往復迨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  
疾留燕公又以叅大政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  
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羽雖五次韻以荅終不若  
日相承之為快也秋八月公還燕賓客過山中每  
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出示巨帙一百餘  
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事寄贈題品各極  
其妙層瀾峻峯大音雅操沛然自得皆六義中流出  
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

學庸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其誇詡公  
溥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矣其度  
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也大  
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寡  
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  
斯勇于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  
窮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  
賢下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  
情也乃今中書大恭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  
潔而舂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又過云乎哉  
公平居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  
前賁育殆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  
得為之無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  
義止於此古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羈游上  
京見山川之雄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謠所尚  
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於沂所

欲言而莫能者得於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  
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謦咳觀揮洒以警發憤憤也雖  
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  
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歟由  
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玄

本朝儒者恭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  
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  
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

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  
流寓荆楚卷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  
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  
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  
公扈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  
奇雋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必縱橫無少凝滯氣機  
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  
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準陶聲律依永教於后  
夔世稱相業莫先準夔曾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

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  
也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  
還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繇諸生起家踐敷臺省  
致位執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  
其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  
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  
之夏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  
憂感憤壹寓於酬唱積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  
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  
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  
韓退之云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  
以窮朝曛此痛哭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

必有為之長太息者矣

神山行藁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叅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  
還乃避暑于其友今江淞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別墅  
既以謝客且庚文通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騰  
寫一再刪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  
豐而不餘它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  
不造其極而必其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壁  
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

拔精麗有覃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鞅掌至矣  
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  
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弥  
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  
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玄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  
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  
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因



命之曰圭也塘奮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  
第可二里許公閑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  
強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  
柳巷磬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八有湖石  
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執菊而壇盟晚  
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庭中棹植花果  
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  
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奧又似過之  
景本訓大近代好僞景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

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獎多即侈嘉即  
歎泳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名之為安石院  
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顛菑石為楯名之曰  
冷然漢人言神君至則冷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  
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冷然有  
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稍北別  
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  
作亭于中絕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撒去亭成  
有蓮一帶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

松菊桃李為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  
虧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菴画溪也亭之西為  
雙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  
之以達亭、之東為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  
舟也舟穩若画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  
昆弟翁季賓客由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  
出必之圭塘送、載酒携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  
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  
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  
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澗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  
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  
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  
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  
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  
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逞知  
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  
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於是役

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邦神必恊之  
猶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賦  
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  
以濟賢者之樂、雖盛于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  
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愚  
固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欵故願陳  
君子出處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  
八月初吉圭齋老人廬陵歐陽玄作圭塘記書于京

城之慶壽禪寺松樾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  
前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洹漳廝流以池于中  
外則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為圭塘次為菊壇又次  
為景延之堂堂高而明宵而清俯納幽閒不簡不靡  
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映帶  
慈甯可以怡神可以款賓舉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  
公之介弟可行示僕以圖且俾為堂之記景延云者

其義蓋上友於漢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于家卷也其友有欲令公卿引進者延聞迺止之以書其槩自言昧爽而坐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瀾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東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三復斯言

延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迺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卹民黎其繇侍中尹京兆與繇灑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亦同暨乎逍遙于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著二公之蹟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脩諸已而已非必斯

附錄  
人方駕于塗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  
先賢忠獻韓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于私第而眷  
眷有羨乎樂天百世之下聞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  
光矧公生於畫錦之里顧乃歛然不敢忠獻之是附  
推其大較而自謂延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法其得醉  
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  
人哉時至正壬辰歲次冬除日河東張翥拜手作于  
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為周文  
王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  
福院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  
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為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  
天曆庚午上第初仕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  
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  
臨江時嘗為余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  
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高科登膺仕前年武昌別  
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

不過幕府而廉能欲過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君善治家教其弟曰家事一不以累吾弟、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遠徵余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為願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它會福既長為綠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為歡者以養夫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封為陽

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會福高夫人晝夜哭為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娣姒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為佐而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

附錄  
令名始終之者也可行自此而升毋忝會福無負大  
理毋下兩淮以蚤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  
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  
為勸然後天下之為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  
為法將見許氏孝友行於天下矣此豈可與尋常青  
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名堂之至願  
官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良法美意也歟傳  
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  
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諱有恒

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  
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恭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玄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  
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  
之辭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々白  
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  
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  
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

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  
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留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  
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  
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疋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則又喟然嘆曰乃今知考槃白駒槃言賢者之去也  
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  
時跋疋甚矣詩人不歸于時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  
者焉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如此烏虜為是詩者  
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陽許公執政之五

年以疾在告而

天子眷顧師臣勉留凡五六閱

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者又從旁為說以  
鼓之世之人唯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公  
者耶公自叅大政知無不言、無所諱其為裨益大  
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 天子與師臣深知之  
者至於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  
之必從唯求已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  
以致古人白駒之由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  
賢考槃之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



附錄  
公無愧於君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  
進退法周召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  
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為  
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中泚廬陵歐陽云叙

元史許文忠公列傳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  
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  
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  
路儒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掌書登延祐  
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  
出避棄孩嬰滿道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  
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  
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寬

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  
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  
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  
率別真為偽以迎其意筦庫吏而下撈掠無全膚迄  
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  
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遂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  
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

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  
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疏守庸及經歷朶尔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失忽都阿  
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  
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  
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  
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  
皆請雪寃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官禁宜別  
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  
脩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帖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  
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  
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  
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願  
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根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

活者甚衆國家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  
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  
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  
惜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  
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偽有淹  
四十餘年群訴于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  
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  
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

留贖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叅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叅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群臣

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

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  
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  
剗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  
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  
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  
田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由遂歸彰德已而南遊  
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叅知政事明年改  
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  
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

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  
囊加慶喜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  
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

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  
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  
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  
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  
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刺沙  
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讎有壬并其

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  
丞辭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  
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  
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  
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荅蘭不花銜有  
壬時長短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  
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民藉以  
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  
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  
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  
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  
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聞志  
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  
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  
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  
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  
入見方臂鷲禽以為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  
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

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楨

列傳終



